

## 【第四章】

### 引言：解難路，師為途

---

本書甲部分享了人生處處是難關的體會。筆者透過一位中三學生回應雨傘運動的現代詩，配以北宋大文學家蘇軾〈題西林壁〉的絕句：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為全書點題：當生命陷入水窮之處，我們還可以領受雲起時的祝福嗎？

乙部這一部分會就如何面對生命的謎團和困境，進而尋找解謎與脫窘的方法，提出一隅之見。正如標題「解難路，師為途」所示，筆者會從幾位生命師傅沈宣仁教授（Professor Philip Shen）、鄧雅各教授（Professor James Dunn）和葉生葡牧師（Rev. Dr. Paul Gibson）所領受的啟迪，分享幾個重要進路：「尋真」、「覓家」、「繫天」。

首先，讓我從影響自己極深的普及文學開始。筆者自小便愛讀金庸的武俠小說，中學時期迷上古典音樂，稍後又受到許冠傑和黃霑的影響，開始學習欣賞流行曲，透過簡練的歌詞尋求人生啟迪。我將會分享其中的體會，作為引子進入「解難路，師為途」的主題。

讓我從武俠的奇幻世界開始。多年前，一位畢業於著名的浸會大學傳理系朋友告訴我，好的劇情都離不開八字真言：「意料以外，情理之中」，這正好解說了金庸小說的迷

人之處。金庸的十五部作品規模廣闊，按筆者能力和本書篇幅，若要充分和深入解讀，是緣木求魚了，故只選其中兩部：《射鵰英雄傳》和《倚天屠龍記》，分享一點個人領受，藉以切入本章主題。筆者的愚見是：這兩部作品的主旨或可歸納為「破而立」三個字。

「破而立」，首見於《射鵰英雄傳》的黃蓉，她突破了自身作為桃花島主黃藥師溺愛獨女的霸道專橫，甘逆父意，鍾情於忠信仁厚的傻小子郭靖，最後不顧父親的阻撓，委身下嫁給他；再見於《倚天屠龍記》的趙敏和張無忌，與紀曉芙和楊逍，以及楊不悔和殷梨亭的互愛纏綿。他們各人經歷千辛萬苦，備受正派名門惡言批評，陰險謀害，勇敢同心，跨過門派、國族、長幼兩代不結合的婚姻禁忌，以及各等門戶和傳統之歧見與迂腐，最終在摯愛真情之中，排除萬難，或與至愛共諧連理，或同心攜手浪跡天涯。這些情懷，在以下情節與對話裏，顯露無遺。

筆者肯定《倚天屠龍記》2019年版電視劇插曲，無論其曲詞和旋律都是上乘佳作，巧妙地勾畫出原著中的戀人，那或隱或現之互慕深情：「倒轉那些片斷，今生一場夢，永世不換……手落在你眉間，此生為你不變，就算辜負歲月，白首不分不厭！」這些曲詞毫不含糊地指出，不論是小說的情節，還是人生的實在經歷，唯獨憑藉真情純愛才足以超越國族情仇、門戶歧見與個人偏執。明白這個道理，「破而立」的智慧始能轉化人的愚頑，叫我們生存的處境趨向善善。

讓我們返回小說。

古有語云：「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」借喻於金庸的武俠千秋，讀者試閱內蘊之俠義精神，先於拳劍招式。循此路進，方能得其精粹。

在《倚天屠龍記》眾多人物之中，叫人討厭的並非魔教與邪派中人，而是自詡為名門正派、以做惡懲奸為首務的俠義之士，在筆者眼中名列厭惡人物榜首的是滅絕師太，這位峨嵋派掌門常掛口邊的話是「光大峨嵋，天下第一！」自詡為名門正派，誓要滅絕一切邪魔外道，她時刻不忘催促門徒消滅明教這邪魔之教。相較之下，武當派掌門人張三丰的胸襟與識見，明顯優勝，兩者實有天壤之別。張無忌在力退趙敏率領的眾高手，保住武當派名聲之後，他和太師父張三丰的一段對話，是明顯例證。張無忌說：「太師父曾經囑咐無忌，不可入歪魔邪教，如今我是明教教主，太師父不會不高興嗎？」張三丰的回應是：「太師父不是說過：正邪兩字原本難分，正派弟子若是心術不正，便會成為邪徒；邪派弟子若是一心向善，也會成為君子。如果你能夠領導明教向善，引他們走上正途，造福天下，那麼太師父還有甚麼氣好生？」

回到社會和生命的現實，我們不難會發現相同的情況：真偽不分、正邪難辨的處境也是俯拾皆是。這些人生景況在其他普及文學也常有提及，許冠傑的〈浪子心聲〉便是上佳例子：「難分真與假，人面多險詐，幾許有共享榮華？簷畔水滴不分差！」接着作者便提出了生命的當頭棒喝：「無知井裏蛙，徒望添聲價，空得意目光如麻，誰料金屋變敗瓦！」最後，全曲以充滿智慧的勸世良言總結：「命裏有時終須

## 迎向新時代挑戰的基督教教育

水窮？雲起？尋真、覓家、繫天的祝福

有，命裏無時莫強求。人比海裏沙，毋用多牽掛，君可見漫天落霞，名利息間似霧化！」

深入地反思，人生在世，困惑心靈的又豈局限於真偽與正邪的難辨？叫我們更感困惑的還有數之不盡的生死謎團。中外音樂家對此都有深入的思考，並且在作品中加以呈現。羅大佑的〈童年〉、黃霑的〈滄海一聲笑〉和貝多芬的《第九交響曲》都是傑出的相關作品。

先談〈童年〉。作詞者羅大佑透過輕鬆的筆法，把童年的純真寫得生動有趣，既不失孩子對生命的不解與憧憬，也描寫得妙到毫顛，讓歌者和聽者都體會到與生俱來希望可以解開的生命奧祕：

沒有人知道為甚麼，  
太陽總下到山的那一邊？

沒有人能夠告訴我，  
山裏面有沒有住着神仙？

就這麼好奇，就這麼幻想，  
這麼孤單的童年。

原來從童年開始，我們都已經發現生命充滿着難以解開的謎團，而其他人也沒有提供答案！唯一的方法便是：繼續好奇，繼續幻想，繼續探索，追求答案！

跨過童年的純真、好奇和幻想，我們便不能再躲進世外桃園之中，必須面對生命和世界的現實，活在不能猜透的迷惘中。即使擁有無上權力、地位、智慧與財富的人，也不能

預知未來與終局，掌控一切。最後結果究竟如何？只有上天知曉。這正是黃霑藉〈滄海一聲笑〉的歌詞向人宣告的人生哲理：

滄海一聲笑，滔滔兩岸潮，  
浮沉隨浪只記今朝。

蒼天笑，紛紛世上潮，  
誰負誰勝出？天知曉！

江山笑，煙雨遙，  
濤浪淘盡紅塵俗世幾多嬌！

清風笑，竟惹寂寥，  
豪情還剩了一襟晚照。

蒼生笑，不再寂寥，  
豪情仍在癡癡笑笑

啦啦啦啦啦啦、啦啦啦啦啦啦……

我想，要達致歌詞的豪情灑脫，豈是我輩凡夫俗子的修為力所能及呢？那麼，面對種種潮浪衝擊，毫無對策之際，生命還可以有出路嗎？一般人怎樣在人生種種限制、憂慮、苦惱、挫折之中，找到快樂呢？無疑，這是跨越時空國族，人類千古共通的問題，普世萬民的永恆挑戰。二百年前，一位普世尊崇的德國音樂家貝多芬，苦苦思索快樂的根源何在，這問題，花了三十多年時間，終於完成了震古鑠今的偉大作品《第九交響曲》（標題稱「合唱」），在第四樂章，他把著名詩人席勒的詩句譜上音樂，藉以分享他對快樂的根源何



在的想法。接下來，我要分享對貝氏《第九交響曲》（下稱《貝九》）一些粗淺的個人看法。筆者並非生於音樂世家，也沒有受過音樂專業嚴格訓練，要認真評論貝多芬這位音樂大師和作品，當然沒有資格和能力；我只是憑着手上的有限資料和幼稚的勇氣，發揮自由想像，用心細聽《貝九》百多遍之後，把個人領受讀進音樂之中，以下的門外淺見，還望有識之士和各位讀者包涵見諒。

首先，讓我分享丹尼奧·巴倫邦（Daniel Barenboim）的見解。在2012年1月26日「逍遙音樂會」演出前的訪問中，凱蒂·德雅誼（Katie Derham）問及他個人對《貝九》的感覺和領受：「從音樂看，前三樂章是怎樣連接到〈快樂頌〉這終結樂章的？」他的答覆大約可以總結為：第一樂章開始時是沒有開始（begins without a beginning），從空虛出發而帶有期望。這樂章深刻地指向共通的人性，這反映了貝多芬心中期望帝王與農夫能被一視同仁看待……這關乎人類生存之狀況（on the subject of human condition）……就是在世界上和其他人共同生活……對於喜歡從概念思考問題的人，第一樂章是關於苦難、混亂、無序、抗爭等問題，但也隱然帶有重大期望。接下來的第二樂章，明顯是開闊寬廣，但悲涼中展現出音樂深沉表達之極致：永無休止的旋律，持續不斷的情緒；這音樂提供了一個可以讓人感覺到永恆的影響，更進而銜接到第三樂章的搖晃顛簸前進，準備接上第四樂章的繼續探索，透過〈快樂頌〉大合唱，宣告千萬人的夢想將可實現：在上主仁慈恩翼之下，陌生人也可在愛中成為兄弟姊妹，活在美好的新世界。

在上述巴倫邦的詮釋基礎上，筆者大膽嘗試從基督信仰和文明演變的視角，分享個人的感覺和領受。第一樂章彷彿是創世的景象，盤古初開，盡是空虛混沌，黑暗籠罩天地，等待創造主施恩光照。不久，人類在伊甸園，違背上帝旨意，被逐出園外，快樂頓失。可視為巴氏所說「苦難、混亂、無序、抗爭等問題」充斥的時候。第二樂章，樂曲作者的西歐文明背景隱然呈現，文藝復興影響方興未艾，理性主義漸次成形，開始主導民眾與人文思想與行為。然而，不論是文藝復興，還是理性主義，兩者在快樂的尋索上，正如巴倫邦所詮釋般，陷於沒有盡頭、看不見曙光、擺脫不了的黑洞。自1792年起，貝多芬傾盡心力，多方琢磨，至1824年完成創作前，已經步入暮年，心性有所變化，身體衰退，視力矇矓，豪情或已開始由璀璨趨於淡薄。然而，他的靈性亦相應昇華至灑脫超越之境，可惜卻未能找到快樂的根源與祕訣。第三樂章似乎在描寫人們小心翼翼，提步向前，試圖走向目標的情景，但仍然免不了滿心失望。在此剎那，〈快樂頌〉的旋律在遠處以極微弱的聲音初次呈現，漸強重奏之後，男低音以堅定雄壯的聲音宣告：

「啊！朋友，不要這些調子！（或譯「何必舊調重彈」）還是讓我們的歌聲匯合成歡樂的合唱吧！快樂！快樂！」究竟甚麼是快樂呢？快樂又是從何處來的？貝多芬借用了席勒的看法，透過男低音獨唱、四重唱、管弦樂合奏和大合唱，以美麗輕快的調子分享自己對快樂的領悟和發現：

快樂，天國的火花，  
極樂世界的仙姬；

## 迎向新時代挑戰的基督教教育

水窮？雲起？尋真、覓家、黎天的祝福

我們如醉如狂，  
走進你的聖地。  
世俗叫人彼此分歧，  
憑你的妙手引牽，  
在你溫柔羽翼下，  
四海之內將成為兄弟。

在激動心靈的優美旋律中，貝氏的超凡音樂和席勒的淨煉詩句匯成美妙結晶，向我們宣告：請努力盡心，誠摯地付出真情友愛的呼籲，同時也不要忘記珍惜朋情，知己和伴侶，更要為這些生命的祝福感恩。交響曲最後以重複的邀請作結，呼喚聽眾回應對席勒與貝多芬心目中的快樂，那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快樂，普世人類互為肢體的快樂，是來自穹蒼中、星空上父神所賜無上恩典的快樂：

擁抱吧，萬民！  
這一吻送給全世界！  
兄弟們，星空之上，  
一定住着慈愛的天父。  
萬民，可曾跪倒？  
可曾認識造物主？  
越過星空尋找吧，  
他定在星際的盡頭！

擁抱吧，萬民！  
這一吻送給全世界！  
快樂，天國的火花，



極樂世界的仙姬。

快樂，天國的火花！

在芸芸音樂大師之中，貝多芬是筆者的至愛，聆聽與觀賞《貝九》百餘遍的過程，彷彿是寶貴的屬靈之旅，讓我不僅陶醉於其中的美麗旋律，更重要的是樂曲的演奏還觸碰到內心深處，喚醒了心靈，啟發了反思，深化了信仰，催促筆者認真地追問：在種種困厄與挑戰之中，無力的生命與撕裂的世界，是否依然可以找到盼望、快樂、復和與出路？

重溫上述的〈快樂頌〉聽後感受和思考，再參考另一些創作背景資料，筆者對貝多芬的欣賞似乎得到更大的體會和啟迪，努力跳出只看音律的淺見，嘗試提升到藝術的層次，把音樂和生命及信仰連結起來，而這正是巴倫邦在訪問中所提及的：「《貝九》關乎人類生存之狀況。」

貝多芬創作《第九交響曲》的時間長達三十多年，正如前文所述，在作品完成之晚期，他的聽覺已經隨着年歲增長而逐漸衰退。在〈樂聖貝多芬《第九交響曲》命運醞釀悲憫樂章〉一文（此文中的「喜樂」即筆者在本章所言的「快樂」），作者指出：「貝多芬中年以後為惡性耳疾所苦，這原是音樂家的致命傷害，但充沛的生命力使貝多芬不但沒有被命運打倒，反而轉向聆聽心靈的聲音，也許是因為他的內心充滿了對全人類的愛……有聲音在他的心靈深處迴響，這讓他的音樂有了巨大的突破，並開始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深度。」

《第九交響曲》奇妙地記錄了貝氏在不幸的殘疾中，仍然沒有放棄追求喜樂，那是多麼叫人感動的生命見證！叫人知道他的作品不再局限於音律的創造，而是生命的旋律和信

仰的宣告，是藝術和靈性的完美作品。撇開貝多芬交響樂曲式上的突破不談，單純集中在〈快樂頌〉這第四樂章來看，他以活潑生動的方式和節奏，作出巧妙安排，漸進清晰地宣告喜樂需要時間釀造，時機未至，仍需忍耐，經過努力，始能成就。他在樂曲所流露對生命中尋求快樂的堅持，足以輻射到每一位尋求喜樂的渴慕者心靈，讓他們獲得激勵和鼓舞。

筆者喜歡把貝多芬和他一位德裔晚輩保羅·田立克（Paul Tillich）相提並論，原因很簡單，他們都跨越了國族和文化的界限；前者的《第九交響曲》在音樂上的創新與內涵，後者在神哲學上的突破與成就，俱在各自的領域綻放異彩，堪稱獨樹一幟，超越時空，影響深遠。本書的寫作靈感，很大程度上是來自田立克的「關聯神學」（Theology of Correlation）。他指出當哲學家提出問題，神學家的任務就是對問題作回應，提答案。哲學家的提問，神學家的回應，必須是彼此關聯的。最重要的一點是：不論是哲學提出的問題，還是神學所作的回應，兩者都絕對不可以和存在（existential）與本體（ontological）脫節。更清楚直接的說，哲學和神學必須植根於生命之中，叫兩下緊密互聯，為一息尚存的人導引前路。

田立克筆下之「存在」和「本體」的生命狀況究竟是甚麼？對於不諳熟哲學的讀者，難免會感到有如丈八金剛，摸不着頭腦。因此，本書捨哲學和神學，而選流行曲詞，透過這些比較容易明白的素材，描述生命狀況。然後，從基督教教育和信仰的角度作出回應。